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沈祖堯教授之簡介

今天，在這個別具歷史意義的早上，環顧美麗的校園，香港中文大學近半個世紀的成就讓人感受良深。世界級的學系、學院、研究中心、新書院和圖書館，全都是歷任校長帶領之下建成的。放眼校園四周，處處可見簇新的大樓掩映於山頭的綠樹間，因為未來數年學生人數急增，亟需大興土木應付需求，這景象正代表中大不斷向前邁進。世事變幻莫測，前路定必困難重重，但在這一刻，我們對中大充滿信心和希望，因為我們相信在新校長帶領下，定能應付挑戰，這位新校長，就是今天早上正式就職的沈祖堯教授。

中大與沈教授結緣超過四分一世紀。沈教授明白中大，瞭解中大獨特的傳統，珍惜中大特有的精神和價值觀。認識沈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授業解惑不遺餘力，關懷學生無微不至，支持全人教育的理想，並熱心推動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發展；由他出掌中大，我們深慶得人。中大在國際上表現超卓，亦積極與全球各地作各類型的交流，但根基深植於本地華人社群和中國文化；在香港芸芸大學當中，中大這方面的特色堪稱最為明顯。中大與中華文化、語言和價值淵源殊深，並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沈教授正是致力保存和孕育這珍貴傳統的有心人。同時，他明白到香港矢志成為國際城市，必須致力培養立足現代、面向國際的視野，展開伸向世界的觸角，而中大也必須培養這樣的視野和走向世界。和歷任校長一樣，沈教授明白中大必須以不落窠臼的方式，在傳統與現代、本地和國際之間求取平衡。在這方面，我們同樣深慶得人。

沈教授在多方面展示了他的傑出表現和領導才能。首先，沈教授是位內科醫生。他一九八三年在香港大學畢業，一九九二年獲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頒授生命科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七年再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醫學博士學位。一九八五年加入威爾斯親王醫院，一九九二年加入中大醫學院內科學系。一九九八年擔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一九九九至二零一零年出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同時擔任醫學院副院長，先後負責臨床（二零零二至二零零四年）和常務（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九年）事宜。二零零八年獲委任為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表揚他在預防和及早診斷與消化系統相關的癌症方面的重大貢獻。

沈教授的專業成就獲得世界各地著名的醫學院承認，他是愛丁堡、格拉斯哥和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泰國皇家醫學院院士、美國腸胃病學學院院士、美國腸胃學會院士、澳洲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但他最為香港人所熟悉的，是在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期間奮勇抗疫的公眾形象。當時的威爾斯親王醫院，非典病毒肆虐最烈，為禍最深。經歷那段黑暗日子的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威院醫護人員勇敢堅強、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沈教授躬先表率，領導醫護人員，二零零四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在照顧瀕危病人的工作中領導有方。

沈教授也是傑出科學家，是腸胃病研究的世界權威。他率領的研究隊伍證實了幽門螺旋菌感染與胃潰瘍的關係，最先證明為期一周的抗生素療程可有效治療胃潰瘍。沈教授和他的



研究團隊也率先採用內視鏡治療潰瘍出血。他們的研究，減少了動手術的需要，改變了全球腸胃科的慣常做法。沈教授也是大腸癌篩查的研究權威，美國防癌基金會為此在二零零八年向他頒授桂冠獎。他的科研成果十分重要，多篇論文刊載於《新英倫醫學雜誌》和《刺針》等權威醫學期刊。

誨人不倦的沈教授在二零零三年奪得校長模範教學獎。談到他的教學理念，沈教授言簡意賅：「我們以身教，而非言傳。」我們大概可以這樣形容他：力抗惡疾的醫生；設法治療痛苦和以往藥石難治的潰瘍，或篩查難以察覺的癌症的研究員；又或者像今天一樣，是巍然屹立於我們面前的學術界領袖。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游刃於專業服務、研究、教學和大學行政之間恢恢乎而有餘的人。

像我們一樣，沈教授深明今天的大學面臨重重壓力，要在各方面做出可以度量的成果。社會對大學寄望甚殷，期待大學在各層面都做出成績，但正如他在逸夫書院院長就職演講中對學生所指出的，若只汲汲於爭取世界排名，不管這些排名有多準確，都很可能有違大學的基本使命——教育下一代。他不希望中大變成 Harry R. Lewis 近作中所形容的一些著名學府那樣，表現傑出，卻失去靈魂。沈教授心目中的大學教授應是協助年輕人「尋找價值觀和理想的導師」，而非只知閉門研究。他深信研究與教學同樣重要，彼此相輔相成：這正是他的經驗之談。

新校長就職，是大學發展歷程中的重大時刻。校長任重道遠，面對的事情千頭萬緒，大學上下都期望新校長憑藉睿智、靠著判斷力，能肩負起這些重責，妥善兼顧。我們都認識沈教授，都為他的成就感到歎服，我們深信，中大在第七任校長的帶領下，在未來多年將有長足的發展。

本譯文之原文由 David Parker 教授撰寫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沈祖堯教授之簡介

「一個也不能失」是醫者濟世的終極情懷；「一個也不能少」是教育家向社會許下的無私承諾。沈祖堯教授二十五年來即本著這兩種理念，懸壺救世，提攜後學，成就斐然。在醫學界，他被選為亞洲英雄，在大學教學，他被選為最佳老師，他的研究成果，屢獲殊榮。今天，他秉承這種崇高的理念，出掌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為大學將快踏入五十周年的新發展，為香港即將實行大學三改四的新學制，掀開嶄新的一頁，肩負重任。良醫為良相，活國而活人。他的履新，讓我們歡欣；他的新猶，教我們期待；他的貢獻，我們會充滿信心。

沈教授自幼矢志從醫，一九八三年獲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後負笈加拿大進修，一九九二年獲卡爾加里大學生命科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七年再獲香港中文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雙博士訓練密集，他在實驗室進行尖端科研，在醫院為病人臨床診治。細心診斷，大膽推理，幾年間，他在醫學研究上，另闢堂廡，屢上層樓。沈教授是腸胃研究權威。研究範圍包括腸胃出血、幽門螺旋菌、消化性潰瘍、肝炎、以及與消化系統相關的癌症。他率先發明以內視鏡治療潰瘍出血，大大減少手術床上開刀的需要。同時，他的研究證實幽門螺旋菌與胃潰瘍的關係，只用為期一周的抗生素療程，即可消除胃內的幽門螺旋菌感染，治癒頑疾。這種種成果為病者造福，為全球腸胃科治療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二零零四年，沈教授帶領十五個亞太地區國家的專家，展開大腸癌篩查研究，擬定清晰普查指引。他的努力對預防癌症的進展，貢獻至鉅。美國防癌基金會為此特別頒發桂冠大獎予沈祖堯教授。

沈教授在醫學上的成就，一方面是他在科研醫療上的卓越成果，但是更重要的卻是在醫學界發揮的領導才能。二零零三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疫情告急，人心惶惶。沈教授當時正是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他率領醫療團隊，與惡疾抗爭。整整一個月，他沒有踏進家門。每天清晨，他戴上手術口罩，走進病房，與病人緊密接觸。病房雖然危險，但是他說，「我沒有想過我可以不參與。」非典肆虐前後四個月，沈教授一直是站在醫療最前線，從部署人力，到診斷用藥，他都作出關鍵性的決定。非典過後，《時代週刊》推選他為「亞洲英雄」，表揚他那種走入沙士煉獄，捨身救人，無私無懼的精神。二零零三年，他獲頒傑出領袖獎。頒獎當天，沈教授邀請整個團隊上臺，他說這個光環是屬於大家的。沒有眾志一心的辛勤、血汗和淚水，就不可能有戰勝這世紀疫症的一天。

非典事件讓沈教授變得更為謙恭，也讓他更認識到人生的無常。「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生命，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他珍惜人情的可貴，也更能明白人力所能做到的可以為社會帶來什麼實際效益。滾滾長江東逝水，這是詩人對人生有涯的感歎；但是對沈教授來說，滔滔洪流所展示的卻是更有意義的啟示。他說：「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應該把經驗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令他們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錯誤只是成功的開端；經驗的累積，就是人類進化的過程和指標。子子孫孫，無窮盡也，是愚公的話語，更是智者的睿見。非典事件中所遭受到的種種挫折，反而讓沈教授更點燃起心底的雄心焰火，他願意



邁出醫院門檻，參與大學校政，爭取機會與各院系的同人共事，與學生討論社會與人生。他說，「人生就如一場球賽。我願意用我的下半場，嘗試另一種踢球法，改變攻勢。我希望能做一些更有價值，對社會更有影響的事。」

二零零八年，沈教授出任逸夫書院院長。他在就職典禮上，特別提出全人教育作為中大教育的重要理念。教育不只是在傳授知識，教育是塑造人生。大學提供一片肥土沃壤，讓學生茁壯成長。通過課堂學習，而學有專長；通過群體生活而認識自己，探討人生，負起一己對社會的責任。他定期與學生糖水夜話，討論各種校園問題與社會現象，要求學生多注意世界其他角落發生的事故，多關心因貧窮而致種族滅絕的慘事，因氣候暖化而導向地球走向毀滅的危機。對沈教授來說，課本以外的知識，課堂以外的經驗，才是真正全人教育的開始。

二零一零年，沈教授本著同樣的辦學理念，接掌中文大學。書院制將繼續發揮其獨特的傳統和特色，而通過書院之間的合作，更能為中大的全人教育擴大規模，建立多層面的平臺，在學系學院之間，相輔相成，發展教育成效。他對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抱有同樣的期許，要求同學發掘知識，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周遭一切現象要多觀察，對日常一切事件要多問為什麼。有自學的興趣和能力，才能敲開做學問的大門。但是做學問成功與否，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關鍵，就是能夠明辨是非，維護真理。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個人的選擇就是成與敗的分歧所在。在這一點上，沈教授認為老師的身教，遠比教室的言教，更為重要。課程表上可以有倫理學一類的科目，老師可以在教室中引經據典，大力闡釋各行各業的職業道德。但是對學生最有影響的往往是老師的一言一行。以身作則，是沈教授奉為最崇高的教學原則。從非典爆發，到校園發展和綠化，到處理大學成員對校政的不同意見，每一件事對沈教授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一種衝擊。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說他個人處理事件的經驗，有驚有喜；既有危機，也有轉機。峰迴路轉的實例，對學生來說，是最有意義的實際教材，和老師切實討論，是最能啟發的學習良機。

沈教授常常自謙說，他沒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也不太喜歡靜坐在辦公室中批閱公文。但是他有的，卻是一個坐在辦公室中的總管不可能擁有或者想像得到的經驗。他的經驗告訴他，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從不同的觀點來觀察、分析、討論。單從一個角度來看事情，不足以窺全豹，固守一己偏私的意見，只代表頑固。沈教授願意踏出辦公室，和不同的人討論問題，聽取不同的意見。別人的反對，並不代表向自己的挑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眾聲喧嘩，最後的選擇還是在於自己。橫看成嶺側成峰，指的是客觀的觀察，而並非心無主見。山還是山，橫嶺成不了水，高峰變不成白雲。沈教授願意在任何討論中，尊重不同意見。不為一己利益，不為個人面子，從大我角度著眼，求同存異。他也願意為任何決策在制定之後，負起最終的承擔。沈教授今年五十有一，乃天命之年。出任中大校長，正是天命之所歸，沈教授不敢辭。



香港中文大學在一九六三年成立，以紫鳳為校徽，迄今四十七年，是一所研究型綜合大學。教學與研究並重，致力保存、創造、應用並傳播知識，服務社會。近年來，香港各大學辦學重點漸漸由教學轉向研究，著重市場效應，而教授升遷又以研究為主要評審標準。沈教授對此發展，不敢苟同。他認為大學排名高下，並不能衡量一所學校的成功與否。「大學應在科研與教育上取得平衡，假如只追求科研的卓越，而忽略培養下一代，這就只完成大學使命的一半。」教育本來是配合社會不同的需求而發展開拓，從事教育的有心人，應仔細聆聽社會各階層的聲音，而不只是亦步亦趨地遵循上層規劃，推行既定的教育政策。在沈校長的領導下，大學已重新檢討升遷評審機制，為導師職稱進行討論。大學發展鐘擺的偏向漸漸改變，老師的地位和職責，也漸漸獲得應有的重視。研究與教學，各得其所，雙線發展，中文大學更能在不同的領域發揮潛能，推動前沿學科研究。一方面擁抱我們固有的中國文化傳統，鞏固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以所學回饋社會，為香港七百萬人把脈，為中國十三億人開方。做人在求學，求學為做人。創造知識，造福人類，這才是我中大全人教育的最終目的。

沈教授對大學教育的理念與要求，也正印證在自己身上。嚴人必先律己，身體力行。他一直是教學與科研並重，成就卓越，深深贏得同儕的敬佩，為後學樹立楷模。他一九八三年在香港取得醫學學位，隨後加入中文大學教學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擔任醫生。一九九二年出任中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師，一九九八年晉升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一九九九年出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二零零二年出任醫學院副院長（臨床），二零零三年獲頒中大校長模範教學獎，二零零四年出任醫學院副院長（常務），二零零八年獲委任為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教授著作等身，發表論文近六百篇，著作和編輯的書籍超過十五本。他的文章多刊登於《新英倫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及《刺針》(*Lancet*)等國際權威臨床醫學期刊，並屢次獲頒最佳論文獎。

沈教授在醫療服務及醫學研究上的貢獻，曾獲得多項香港和國際獎項。如香港醫院管理局頒發的傑出員工及團隊獎（1998），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motion Council頒發的Eminent Scientist of the Year（2003），香港電台及《明報》頒發抗SARS傑出獎（2003），星島報業集團的傑出領袖獎（2003），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銀紫荊星章（2004），國家教育部的長江學者成就獎（2006），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的最突出貢獻獎（200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2007）。二零零九年，他獲頒亞洲地區腸胃科最高獎項的Marshall & Warren講座獎。同年，並獲得德國腸胃病學協會的內鏡獎。

沈教授原籍浙江寧波，沈讀如sung，蓋吳語發音。沈教授在香港土生土長，工作於斯，回饋於斯。沈教授夫人也是醫學界婦產名醫。膝下兩千金，冰雪聰穎。長女當年曾以聖經名句「為義而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勉勵乃父，一同渡過非典的艱苦日子。匆匆七年，亭



亭玉立，今歲中學會考以八優成績畢業，亦有志從醫。一門俊傑，是上天對善良人家的特別眷顧。

SARS過後，沈教授寫書誌其事，題名《不一樣的天空》，風雨過後，彩虹初現，氣朗天清。今沈教授出掌香港中文大學，天空又呈現另一番新氣象。吐露霞輝掩映，紫鳳騰翔沖霄。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沙田耕耘翻新，樹木而校園綠化，樹人而人才薈萃。在沈教授的領導下，我們立足當下，放眼神州，瞻望未來，為高等教育建立國際平臺，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栽培新一代的主人翁。沈校長今天就職，校園師生同僚，社會各界人士，都額手稱慶。沈校長常以聖經八福音自勉，以為虛心的人、清心的人是有福的。沈校長以醫者之德、學人之智、基督徒之愛、教育家之視野，為中文大學奠下新的一塊里程碑，這是中大之福，我們為此感到由衷的興奮，我們對中文大學明日的發展，抱有無比的信心。主席先生，請容許我們一同恭賀沈祖堯教授榮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

Jao-yiu, Jao-yiu, We love you.

此簡介由張洪年教授撰寫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沈祖堯教授講辭

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我感到無比榮幸又感到兢兢業業。創辦這所大學的，是一群以弘揚中國文化與思想為己任的學者，他們以無比的熱情教育年輕人成為成熟和負責任的成人。這些前輩先賢指出，要令我們的國家和世界變得更進步更美好，科學與技術固然重要，但人文學科也不可或缺。他們憑著這些信念，在六十多年前為這所大學奠下穩固的根基。

中文大學在歷任校長的英明領導下，成為亞洲頂尖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我們引以為傲的雙語雙文化傳統、融會東西文化的深厚人文主義精神、堅定推行的通識和全人教育，以及藉著書院提供的獨特生活教育和關顧，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令我們屹立於世界一流學府之林。但是，我們今天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世界各國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非學養，凡此種種，都令危機悄然出現。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和個人，而不是有主見、尊重見解不同於己者、能洞察別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憫人心腸的負責任公民。同時，想像力和創造力、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

奧爾科特說過：「教育是把思想從靈魂解放出來，與外界事物聯繫，並返觀自省，從而洞察其真實和形態。」當國家高談經濟發展之際，大家不要忘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仍然有飢民和病人；當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發展科學、生產食物和延長壽命之時，請牢記「西方最大的疾病不是肺癆或者癲瘋，而是愛的貧瘠」（德蘭修女）。在中大這所綜合大學，科技與人文齊頭並進，符合世界的需要。我們將繼續捍衛人文價值、培養學生敏於體察別人的需要和苦難，以及教導他們欣賞藝術和音樂。

泰戈爾提醒我們，「單單獲得知識和挪取他人的意念，是無法令心靈得到真正的自由；心靈的真正自由，乃源於形成自己的判斷標準，萌生自己的想法。」蘇格拉底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人活的。」今天的教育重視資訊與技能，不重視追求真理和創造力。學生花太多時間記誦事實，而不是對既有概念反思批判。不懂得反思自省會令目標含糊，信念不堅定，最終迷失方向。訓練學生慎思明辨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職責，而我們持之以恆的是：歷久彌新的通識教育傳統，書院無微不至的關顧，以及對思想和信仰兼容並蓄的開放精神。

尼赫魯說過：「和平是…不能分割的，自由亦然。現在，繁榮以至災難也是一樣，因為這個世界已畛域難分，無法再劃分為互相隔絕的部分。」我們比起以前更須依靠素未謀面的人，這些人也要依靠我們。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經濟的、環保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無論就其範圍和性質而言，都是牽涉全球的。我們漸漸明白，我們全都是世界公民，不但應致力發揚中國文化，還要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面對的挑戰。中文大學致力與其他世界知名學府攜手，開

展教學與研究的合作，以及學術交流和交換學生，並透過我們的書院提倡社會服務，令本校師生以及大家都明白自己是地球村一員。我們致力保護環境，也是在履行世界一分子應盡的責任。我們應當學習回應世界的需要，而非在象牙塔內畫地自限。

保存人文精神、培養創新和批判思維，以及造就世界公民，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會繼續憑著這些原則來教育學生，並帶領大學邁進下一個五十年及更長遠的未來。如果老師缺乏熱誠、奉獻精神和使命感，我們就無法達成這些使命；如果沒有政府、慈善家和校友的信賴和支持，我們就難以實現這些夢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不斷探索知識、永遠渴求真理和不屈不撓力爭上游的勤奮學生，我們就不能保持這些大學教育的理想。

主席先生，我自醫學院畢業後便加入中文大學，既當醫生，也從事研究和教學。當了醫生二十五年，我知道醫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從事學術研究二十五年，我學會一方面維持獨立判斷，一方面與同事羣策羣力；為人師表二十五年，我深深體會到教育需要從心出發，也要進入靈魂深處。我承諾竭盡所能，以熱忱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在今後的日子服務大學。校長一職，任重而道遠。知道我前面的挑戰，不比我以往的少。前面的責任，比以往更重更大。但錢穆先生的辭，給我無限鼓勵。「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我想我還剩下一點），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中大精神。」